

夜光杯

我曾三次亲近秦岭深处的蜀河古镇，爱上山里这个弹丸之地，是因为那里流动着山外难得遇到的新鲜空气和圣美人气。蜀河镇的街巷一半是静，另一半是净。它是我踏进秦岭之后寻找到的称心如意的一块净土。

蜀河镇位于秦岭和大巴山交界处，秦时设关，西汉置县，西达川渝、北上关中、南下鄂西、东进中原，位置优越。它在历史上曾经演绎过政治、经济、文化的辉煌一页。至今

还留在小镇街巷里的会馆、寺庙、戏楼以及生意人的豪宅小院，积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古镇的房子大都是用石头和石板筑建，许多老屋还保留着阁楼，开天窗，没有推拉式的门，都是一块一块的门板，门整天都敞开着。街巷的路也是青石铺成，还有一段路为坑坑洼洼的鹅卵石道，那曾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古镇老街深藏着太多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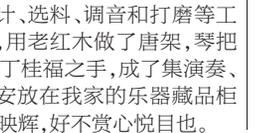
斜斜石阶路，窄窄一线天。走在这样的小巷里，我本能地觉着生活的节奏放慢了，也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挤扁了，很舒服的那种扁。简简单单的小巷，却是盛着丰富的岁月。峰回路转，有时似乎踩碎了秦时的砖，有时又仿佛触摸到了汉时的瓦。我一步一步一个台阶地走着，一个又一个深宅小院从眼前拉洋片似的闪过，几乎每户门口

都静坐着一位看守岁月的老人。我在一户宅院门前止步。门紧关闭，门上挂着一把木锁。那把木锁的形状很像一个小脸盆扣在两扇门合拢的中缝中央，静静地却是和颜悦色地锁住了两扇门。木锁挡住了我进小院的路。我猜测，那个年代，或者是明末，也许在清初，我猜想，那个时候，大概砸锁破门的人不会很多，要不这把木锁不可能不动声色地存在到今天。于是我想到这个世界上到处需要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要做到这一点，每个人先要做到信任别人。记住，木锁防小人，不防君子。

我走进了一条几乎悬挂在崖畔的小巷，冻绿扁巷，它刻在一块并不平整的青石上，镶嵌在同样是青石垒成的一截墙头。陈旧得斑斑驳驳的墙面，很有些年代了，没有院落，小楼的门就是街门。门敞开着，我喊了几声，有人吗？没人回应，我便走了进去，一股粮食和蔬菜味扑面而来，很清新，庄稼人的气息。我看到屋里正面墙上挂着两串玉米，黄澄澄的，金子的同色，丰收已发光。庄稼人的纯朴和喜悦装满小屋。置身于此，如果生活中就是有诸多的不顺心，你仍然

我是一个民族乐器爱好者，会拉胡琴，也收藏了不少有历史意义的胡琴。同时又收藏了一些与京胡搭配伴奏的月琴。我收藏了一对由民族乐器厂月琴制作师非常树先生倾心打造而成的一对“龙凤对琴”，当时正逢21世纪开端，我名之曰《千禧龙凤琴》，又写了一篇小文，发表于2001年4月12日本刊。弹指一挥，12年过去。非常树先生于去年9月去世，距今也有了一年了。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非先生的得意门徒蔡洪贤在几年之内声誉鹊起，他制作的月琴先后为国内好些演奏家所采用，为得心应手，奖励有加。2007年，小蔡在非师傅的指导下，制作了名为“雪梅月琴”三十五年纪念月琴10把，把把都是精品，一时之间，国内一些乐器收藏家争相收购，一抢而空。小蔡再接再厉，为纪念老师逝世一周年，又制作了一对名为“双龙吟月”的月琴，却被我先买到手了。

这对“双龙吟月”在设计、选料、调音和打磨等工艺流程上都有创新和提高，用老红木做了唐架，琴把顶端的雕刻，出自于老行家丁桂福之手，成了集演奏、观赏、收藏为一体工艺品，安放在我家的乐器藏品柜中，与已故非师傅的琴相互映辉，好不赏心悦目也。



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女人的脖子最能暴露真实年龄，年过古稀的好莱坞明星琴·慧曼在《鹰冠庄园》中的穿着，几乎都紧扣领口，这正是她的明智之处。

不去掩饰布满褶皱的脖颈，还特地戴上耀眼的项链去吸引人们

会看到明天的太阳。我又攀上楼顶，看到了一位老人，他正在自建的小棚里做饭，锅里咕嘟着玉米粥，老人是早年间插队的知青，回城后搞过建筑，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在家闲着。他说，儿子儿媳上班，孙子上学，老伴有病，他呆在屋里看看家。看家？楼门敞开着，家当全在屋里明放着，他就这么看家？我说出了自己的疑问，他一笑，说：“一家门口坐个人，全街上人家的门全看守了！有啥不放心！再说关上门憋得慌，开着心里豁亮！”

他的话在这空空的楼里，撞出了清亮的声音。老人还告诉我，打前年开始，冻绿巷还有蜀河镇街上其他不少人家，就陆陆续续搬到新建起的小区去安家。可他呢，总舍不得下这个老巷，一直没挪窝。其实小区也有他家的房，儿子已经装修修当了，连防盗门都安好了。他不是不搬，总想拖些日子。

出了老人的家，回过头我才看到他家的街门上有一块“十星级文明”的匾，上面用楷书写着：“勤俭持家，移风易俗，计划生育，遵纪守法，重教好学，科技致富，坚持友爱，美化环境，邻里团结，家庭和睦。”落款：蜀河镇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奇怪的是“计划生育”四字用一个框框着。同行的副镇长说，他们只做到了九条，是超生户。

至此，我在蜀河镇的所见所闻，都有了一个明晰的答案。老街古巷不是遗址，它活着。那个木锁，还有这个敞开的楼门以及楼门上的文明匾，不都是一种精神吗？远去的正在消失的一种传统文明，与今天的人文道德结合成一种当代精神。也许它会流失，但是流失之后说不定又会返回现实。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人坚守着自己灵魂中那块安静的阵地，独自前行，这部分阵地才没有受到污染。应该说这块安静的阵地是一块大世界。



首饰的情调 高冬梅 的目光，如此突出自己的弱点，不知为了什么。我猜测，多半是从众心理在作怪。看见别人戴项链很漂亮，就不问自身条件，也赶时髦。殊不知，同一串项链，为之衬托的是天鹅一样柔软、浑圆的脖颈还是松弛、道道皱褶的脖颈，效果迥然不同，正如一位有失宽厚的人评价时下有身材矮胖女青年穿上“迷你裙”，其作用无异于“吓你裤”。

《地铁禁食令》的执行，需要严格到位的责任主体来确保。比如，哪些食品当禁，谁来界定？这禁令到底该由谁来执行，谁来监督？假如《令》行禁止，缺少有力到位的执行条件，地铁禁食可能还是看上去很美的一纸空文而已。公共交通安全禁止饮食，需要公众和相关管理部门在文明出行上达成共识，多方共同努力，落到实处，这也是文明社会向前推进的坚实一步。



那是我回乡种地当农民的第一个国庆节。在东北农村，那时国庆节不但没有放假这一说，而且还要起早贪晚地到田间干活，因为这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上工的铧铁声刚一响起来，男女社员就手握镰刀笑呵呵地走来，都觉得劳动过国庆节挺有意义的。跟我有来往的沈阳女知青小李带来只有集体户才有的半导体收音机，说地头休息时听听首都的国庆盛况。她悄悄地递给我一个眼神，还有脸上那一朵笑。

那天国庆节 王忠范 这天湖蓝色的天空洁净透明，晨风不时刮来五谷的芳香。几十号人站在田头，看满地的大豆都落叶子了，豆秸和豆荚已经变黄、变黑，哗哗啦啦摇铃，而那蹦出豆荚的豆粒，真像秋天的脸，金黄金黄的，惹人喜欢。生产队长往手心里吐口唾沫，一弯腰，开镰了。大家一人抱一条垄，你追我赶，说说笑笑，那场面挺有气势的。干在前面的队长不时回头叫号：“今天是国庆节，谁也不能落在后头当割豆的。”我们这些知青谁都不肯落后，割豆子是件又苦又累活，大哈腰，头朝地，使着劲拉拽镰刀，汗珠子啪啦啦往下掉。而挑豆颗那手指的指尖，被豆角尖扎得血糊糊的，可没人喊苦叫累，因为国庆节，也有丰收的喜悦。

一里半的垄头子割到头时，就接近10点钟了。大家坐在地头上歇气，这时，小李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放大音量，北京天安门前欢呼的声浪立刻传来，我们也激动地跳跃鼓掌。小李站起来大声说：“庆国庆，咱们来个唱歌大联欢！”田头立刻沸腾起来，一曲连着一曲唱开了。

当国庆游行的脚步声、口号声，从小小的收音机传来时，我们排成队列，由小李指挥，合唱《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声在10月1日的上空缭绕，歌声在田野地上扩散。

有些人，只要一见面一次就受益终身。蒋锡荣先生如是也。蒋先生的住所位于浦东金桥一条闹中取静的清幽小路，其时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燥热逐渐消退。他推门进来，清瘦白皙，一身白衣白裤，穿着一双运动鞋，戴着一副眼镜，拉着一根拐杖，随意找了一个座位。他安静坐在那里，静静微笑倾听，间或夹杂一两句观感，气定神闲，谦和冲淡。只是偶尔在谈话的间隙，刹那间犀利的眼神，迅捷的行动，隐含了一丝当今太极拳奋斗的锋芒。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改变习惯需要一个过程。据科研数据，二十一天以上的重复会形成习惯，个人如此，遑论民间多年的“陋习”？万事开头难。起初大家对禁令会不适应，违令现象时有发生，甚至会有段时间的反弹。这就意味着，注意政策的渐进性非常必要，不妨先在车厢内张贴文明禁食的标识，加上媒体的广泛宣传和正面引导，缓解管理方和乘客之间的矛盾，让禁令得以柔性执行。

《地铁禁食令》的执行，需要严格到位的责任主体来确保。比如，哪些食品当禁，谁来界定？这禁令到底该由谁来执行，谁来监督？假如《令》行禁止，缺少有力到位的执行条件，地铁禁食可能还是看上去很美的一纸空文而已。公共交通安全禁止饮食，需要公众和相关管理部门在文明出行上达成共识，多方共同努力，落到实处，这也是文明社会向前推进的坚实一步。

时他虽然3年没能跟随老师习武，但他仍每天坚持自己练习基本功。可能其时中华大地国人皆一心抗战杀敌，武学氛围浓厚，当时上海民间高人济济一堂。蒋老师宿舍楼内的邻居季允卿先生就会打太极拳，而且每天都在公园里教人练拳。出于对武学的热爱，蒋先生正式拜季允卿先生为师。

有些人，只要一见面一次就受益终身。蒋锡荣先生如是也。蒋先生的住所位于浦东金桥一条闹中取静的清幽小路，其时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燥热逐渐消退。他推门进来，清瘦白皙，一身白衣白裤，穿着一双运动鞋，戴着一副眼镜，拉着一根拐杖，随意找了一个座位。他安静坐在那里，静静微笑倾听，间或夹杂一两句观感，气定神闲，谦和冲淡。只是偶尔在谈话的间隙，刹那间犀利的眼神，迅捷的行动，隐含了一丝当今太极拳奋斗的锋芒。

蒋先生1925年3月出生于浙江海盐，这里隶属于嘉兴。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中央国术馆提出“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广设武术技术课。其中教务处附设了学生武术训练班，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派驻武术老师。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下，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武术名家几乎齐聚国术馆——孙禄堂教形意拳，杨澄甫教杨式太极拳，龚润田教吴式太极拳，陈子荣教陈式太极拳。自古书香之地的东南佳处，从此也开始了大面积习武的风潮。早在蒋先生入学接受正规武术基本功训练前，他的哥哥放学回家后就已充当起小老师教导弟妹妹们。

“地铁禁食”，不破不立

近日提交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中首次出现了禁止在车厢饮食的规定。这也意味着上海有望首次通过立法明确地铁车厢“禁食令”。根据修改稿，此前因引发较大争议而未写入修订草案的“地铁禁食”相关条款，在征求多方意见后，此次出现在修订草案修改稿中，禁止限定范围则明确为“车厢内饮食”。而最高五百元的罚款也让该草案异常醒目。

相较禁止随地便溺、折叠式自行车进入而言，地铁禁食可谓争议最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脚步匆匆，而在公共交通之间似乎有着种种“纠结”。如何引导市民改掉在公交车上进食这个“习惯”？征询公众意见，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也是一个必要的步骤。现在上海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有望首次通过立法明确地铁车厢“禁食令”，为禁令的正式出台和执行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借力 李鹏摄

时他虽然3年没能跟随老师习武，但他仍每天坚持自己练习基本功。可能其时中华大地国人皆一心抗战杀敌，武学氛围浓厚，当时上海民间高人济济一堂。蒋老师宿舍楼内的邻居季允卿先生就会打太极拳，而且每天都在公园里教人练拳。出于对武学的热爱，蒋先生正式拜季允卿先生为师。

蒋锡荣先生如是也。蒋先生的住所位于浦东金桥一条闹中取静的清幽小路，其时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燥热逐渐消退。他推门进来，清瘦白皙，一身白衣白裤，穿着一双运动鞋，戴着一副眼镜，拉着一根拐杖，随意找了一个座位。他安静坐在那里，静静微笑倾听，间或夹杂一两句观感，气定神闲，谦和冲淡。只是偶尔在谈话的间隙，刹那间犀利的眼神，迅捷的行动，隐含了一丝当今太极拳奋斗的锋芒。

蒋先生1925年3月出生于浙江海盐，这里隶属于嘉兴。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中央国术馆提出“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广设武术技术课。其中教务处附设了学生武术训练班，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派驻武术老师。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下，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武术名家几乎齐聚国术馆——孙禄堂教形意拳，杨澄甫教杨式太极拳，龚润田教吴式太极拳，陈子荣教陈式太极拳。自古书香之地的东南佳处，从此也开始了大面积习武的风潮。早在蒋先生入学接受正规武术基本功训练前，他的哥哥放学回家后就已充当起小老师教导弟妹妹们。

蒋先生正式走上谋生之路那年，正是18岁。当

双龙吟月琴

我是一个民族乐器爱好者，会拉胡琴，也收藏了不少有历史意义的胡琴。同时又收藏了一些与京胡搭配伴奏的月琴。我收藏了一对由民族乐器厂月琴制作师非常树先生倾心打造而成的一对“龙凤对琴”，当时正逢21世纪开端，我名之曰《千禧龙凤琴》，又写了一篇小文，发表于2001年4月12日本刊。弹指一挥，12年过去。非常树先生于去年9月去世，距今也有了一年了。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非先生的得意门徒蔡洪贤在几年之内声誉鹊起，他制作的月琴先后为国内好些演奏家所采用，为得心应手，奖励有加。2007年，小蔡在非师傅的指导下，制作了名为“雪梅月琴”三十五年纪念月琴10把，把把都是精品，一时之间，国内一些乐器收藏家争相收购，一抢而空。小蔡再接再厉，为纪念老师逝世一周年，又制作了一对名为“双龙吟月”的月琴，却被我先买到手了。

这对“双龙吟月”在设计、选料、调音和打磨等工艺流程上都有创新和提高，用老红木做了唐架，琴把顶端的雕刻，出自于老行家丁桂福之手，成了集演奏、观赏、收藏为一体工艺品，安放在我家的乐器藏品柜中，与已故非师傅的琴相互映辉，好不赏心悦目也。



见过一位不算年轻的中年女作家，肤色白皙，穿深色衣裙，左手腕上套着三四个纤细的金镯，一串串叠着。衣着的典雅使原本俗气的金镯也平添几分高贵的气息，似乎漫不经心套在腕上的手镯，又使她多了几分俏丽。

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女人的脖子最能暴露真实年龄，年过古稀的好莱坞明星琴·慧曼在《鹰冠庄园》中的穿着，几乎都紧扣领口，这正是她的明智之处。

不去掩饰布满褶皱的脖颈，还特地戴上耀眼的项链去吸引人们

蒋锡荣先生如是也。蒋先生的住所位于浦东金桥一条闹中取静的清幽小路，其时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燥热逐渐消退。他推门进来，清瘦白皙，一身白衣白裤，穿着一双运动鞋，戴着一副眼镜，拉着一根拐杖，随意找了一个座位。他安静坐在那里，静静微笑倾听，间或夹杂一两句观感，气定神闲，谦和冲淡。只是偶尔在谈话的间隙，刹那间犀利的眼神，迅捷的行动，隐含了一丝当今太极拳奋斗的锋芒。

蒋先生1925年3月出生于浙江海盐，这里隶属于嘉兴。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中央国术馆提出“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广设武术技术课。其中教务处附设了学生武术训练班，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派驻武术老师。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下，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武术名家几乎齐聚国术馆——孙禄堂教形意拳，杨澄甫教杨式太极拳，龚润田教吴式太极拳，陈子荣教陈式太极拳。自古书香之地的东南佳处，从此也开始了大面积习武的风潮。早在蒋先生入学接受正规武术基本功训练前，他的哥哥放学回家后就已充当起小老师教导弟妹妹们。

蒋先生正式走上谋生之路那年，正是18岁。当

蒋锡荣先生如是也。蒋先生的住所位于浦东金桥一条闹中取静的清幽小路，其时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燥热逐渐消退。他推门进来，清瘦白皙，一身白衣白裤，穿着一双运动鞋，戴着一副眼镜，拉着一根拐杖，随意找了一个座位。他安静坐在那里，静静微笑倾听，间或夹杂一两句观感，气定神闲，谦和冲淡。只是偶尔在谈话的间隙，刹那间犀利的眼神，迅捷的行动，隐含了一丝当今太极拳奋斗的锋芒。

蒋先生1925年3月出生于浙江海盐，这里隶属于嘉兴。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中央国术馆提出“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广设武术技术课。其中教务处附设了学生武术训练班，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派驻武术老师。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下，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武术名家几乎齐聚国术馆——孙禄堂教形意拳，杨澄甫教杨式太极拳，龚润田教吴式太极拳，陈子荣教陈式太极拳。自古书香之地的东南佳处，从此也开始了大面积习武的风潮。早在蒋先生入学接受正规武术基本功训练前，他的哥哥放学回家后就已充当起小老师教导弟妹妹们。

蒋先生正式走上谋生之路那年，正是18岁。当

蒋锡荣先生如是也。蒋先生的住所位于浦东金桥一条闹中取静的清幽小路，其时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燥热逐渐消退。他推门进来，清瘦白皙，一身白衣白裤，穿着一双运动鞋，戴着一副眼镜，拉着一根拐杖，随意找了一个座位。他安静坐在那里，静静微笑倾听，间或夹杂一两句观感，气定神闲，谦和冲淡。只是偶尔在谈话的间隙，刹那间犀利的眼神，迅捷的行动，隐含了一丝当今太极拳奋斗的锋芒。

蒋先生1925年3月出生于浙江海盐，这里隶属于嘉兴。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中央国术馆提出“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广设武术技术课。其中教务处附设了学生武术训练班，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派驻武术老师。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下，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武术名家几乎齐聚国术馆——孙禄堂教形意拳，杨澄甫教杨式太极拳，龚润田教吴式太极拳，陈子荣教陈式太极拳。自古书香之地的东南佳处，从此也开始了大面积习武的风潮。早在蒋先生入学接受正规武术基本功训练前，他的哥哥放学回家后就已充当起小老师教导弟妹妹们。

蒋先生正式走上谋生之路那年，正是18岁。当

蒋锡荣先生如是也。蒋先生的住所位于浦东金桥一条闹中取静的清幽小路，其时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燥热逐渐消退。他推门进来，清瘦白皙，一身白衣白裤，穿着一双运动鞋，戴着一副眼镜，拉着一根拐杖，随意找了一个座位。他安静坐在那里，静静微笑倾听，间或夹杂一两句观感，气定神闲，谦和冲淡。只是偶尔在谈话的间隙，刹那间犀利的眼神，迅捷的行动，隐含了一丝当今太极拳奋斗的锋芒。

蒋先生1925年3月出生于浙江海盐，这里隶属于嘉兴。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体育传习所成立。中央国术馆提出“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广设武术技术课。其中教务处附设了学生武术训练班，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派驻武术老师。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下，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武术名家几乎齐聚国术馆——孙禄堂教形意拳，杨澄甫教杨式太极拳，龚润田教吴式太极拳，陈子荣教陈式太极拳。自古书香之地的东南佳处，从此也开始了大面积习武的风潮。早在蒋先生入学接受正规武术基本功训练前，他的哥哥放学回家后就已充当起小老师教导弟妹妹们。

蒋先生正式走上谋生之路那年，正是18岁。当